

陶菊隱編譯

菊隱
叢譚

國

際

掌

故

中華書局印行

陶菊隱編譯

菊隱
叢譚

國

際

掌

故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三十年五月印刷
民國三十年五月發行

菊隱叢譚 國際掌故 (全一冊)

實價國幣一元六角

(郵運匯費另加)



編譯者 陶 菊 隱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 澳門 路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叢菊
譚隱

國際掌故目錄

一	英國外交痛史	一
二	一篇名論——『歐洲之將來』	一一
三	國際聯軍的一次試驗	一九
四	羅馬帝國後的英帝國	二六
五	二二六事件之動機及先兆	三一
六	五一五事件到二二六事件	三五
七	三次海軍會議之回顧	四八
八	美國製憲時一段回憶	五三
九	美國公園發展史	五九
十	美國收買領土的一筆舊賬	六三
十一	非戰公約與大戰前夕	六六

十二	希特勒首次『不戰而勝』紀錄·····	六九
十三	捷克滅亡的前奏曲·····	七七
十四	又一次不費一彈的征服·····	八一
十五	捷亡後十一件有趣的答案·····	八九
十六	勢如破竹的德國外交攻勢·····	九八
十七	米美爾——又一次不勞而獲·····	一〇五
十八	烏克蘭問題剖視·····	一一一
十九	羅馬尼亞民族與國情·····	一一七
二十	中歐之史的分析·····	一二三
二十一	中東歐諸國概況·····	一三五
二十二	歐洲賭桌上兩位好佬·····	一四四
二十三	現代離間政策·····	一五一
二十四	軸心國之五花八門·····	一五六

二十五	法國的『蘇台德區』……………	一六四
二十六	二次大戰導火線——波蘭……………	一七三
二十七	波蘭『旅行者』……………	一七八
二十八	英國之『加冕景氣』……………	一八五
二十九	俄國詩人浦希金……………	一九二—一九六

菊隱
叢譚

國際掌故

英國外交痛史

過去國際政治之紊亂，經過三扇門都可以走到世界『太平』舞台的中心，但這三扇門每扇都被關閉和封鎖了。

第一扇，從前美國拒絕參加國聯；第二扇，英外相西門拒絕史汀生關於滿洲問題 英美合作之建議；第三扇，英國當意阿戰爭時沒有下決心嚴格執行反意政策。

假使從前美國參加國聯，歷史的演進不會像今日，那個『希特勒』的名字也許史籍上僅在小行中偶然提及；假使從前英美合作，對一九三一年侵華者予以痛懲，也許沒有阿比西尼亞之滅亡，沒有今日中日兩國之血戰，及侵略國聯合起來向民主政體進攻的事；假使一九三五年意大利被壓制下來，中日問題也許不會再起，西班牙不會淪為修羅場，人類不會在循環不息的侵略政策下過着極端恐怖的生活。

這裏是敘述關閉第二扇門的一段史實：中心人物是美國胡佛總統的國務卿史汀生上校，和英國前外相西門爵士。

史汀生是『不承認主義』的創造者，這工作使他成為美國近代國務卿中最少人緣又最能幹的一位。他在許多超羣的性格中缺少一件要素，不善與外界周旋。

西門是英國頂刮刮的律師，天才比普通人高，也許熱誠而正直，人家批評他對一件問題有眼光射到兩面的能力。他做了英國五十年來最不名譽的外相。勞合喬治有一次在下院調侃他說：『西門爵士佩着外交官的劍佩得太久了，鐵鑽進他的靈魂裏。』西門同樣不善交游，不和報界往來，這在英國無關緊要，但不與國會中人常常見面，在英國却是一件吃虧的事情。

這兩個不同樣的人物合演一齣近代最離奇的戲：史汀生坐在華盛頓辦公廳檯子邊，用橫過大西洋的長途電話和另一頭日內瓦臨時搭蓋的房屋中的西門通話，史汀生提議，如果西門接受的話，英美就可以聯合起來保障遠東各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條約。

西門靜聆了這個建議，沒有什麼回答，約定第二天繼續談話。過了幾天，西門回到倫敦，又和史汀生通了兩次電話。史汀生催問回話，西門巧妙地閃躲着，他說得好像熱誠而正直，但始終沒有擔保合作的

話。

當第四次電話掛筒之後，史汀生就發覺自己是失敗了，英國是不願與美國合作，並且他知道，從今以後，世界將無甯日。

這個馳名全世界的史汀生建議，在他所著『遠東危機』一書中有所說明，此書於一九三六年出版，其字裏行間都是些忠告、糾正、和誠懇的話，他刪去一切對英美合作的破壞者含有刺諷的語調。

他寫着：『時機很迫促，日本顯然將以新的更強的力量進攻上海。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一日，總統叫我直接打電話給西門爵士，敦促他趕快動作，並且叫我抓住與英國商量英美合作的最好機會。我當天就照辦。那時西門在日內瓦，國聯參加某一項會議，我向他解釋一切，最後說明我打算根據九國公約有所表示的重要理由（兩天之前，史汀生向英國駐美大使說，他想擁護九國公約，藉以澄清全世界思想，並集中全世界對上海現在地位的道德上援助。）我建議我們兩國政府，連同願意參加我們的各簽字國在內，於九國公約第七條下，發表一種以九國公約為根據的聯合宣言，並說明我們以簽字國資格，不能承認東京所發表放棄該公約的任何提議。第二天就是二月十二日，我再和在日內瓦的那位先生談話，這是他已有充分時間去考慮我的建議之後。那天應允他的請求，我把我和我的助手們在部裏所擬

就的聯合宣言草稿用水電打給他，我說得很明白，這樣格式的宣言只不過一張初稿，全部可以討論和修改過。這個建議顯然是非常重大的問題，應當通過內閣及首相。隔了一天，即二月十三日，西門回倫敦，那張草稿是依照他的意見遞送去的，讓他在歸途中有詳加考慮的時間……這草稿的裏面確含有不少的困難……但這種困難並非無法排除。我向英國外相解釋這個舉動的目的在於表明我們對九國公約的態度，及尊重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英國外相回到倫敦後，十三日及十五日我又和他繼續談到這個問題，他對我的建議從未肯定拒絕，但後來綜合各種情況，我知道我是失敗了。我當然無須根究這件事，或者加以批評，總之英政府是不願參加這個行動。』

史汀生寫得非常委婉。他的意思很明白，他主張英美應以九國公約為根據而聯合有所行動，不必顧慮到其它各簽字國之加入與否——那時法國和日本很要好，謠傳法日間簽有秘密協定，她是不贊成擁護九國公約的，簽字國的一致行動差不多絕無希望，史汀生明白這一點，所以他所主張的只是英美兩國的聯合行動。

史汀生的意見第一次通知西門的時候，西門顯然沒有誠意的答覆，所以史汀生說他在『讓他有充分時間把這建議考慮一下』之後，又打了第二次電話。

史汀生清清楚楚地說出，『這是一件重大的建議，也是一件應該讓英國全體內閣及首相去討論的事，不是一件由外相一人可以隨便打消的事。』當史汀生提筆寫這一段的時候，無疑地他知道他的建議未曾達到英國首相及全體內閣之前，可是在述明真相時，他小心翼翼地避免直接的寫法。

西門爵士反對『道德上譴責日本』的高調，他在國聯中爲滿洲問題替日本盡了最大的辯護，取得日本代表及民衆的熱烈感謝，感謝他所說的話比日本代表自己所說的更有效力。他是英國最大的律師，那次做了日本的代言人，在日內瓦向英美聯合通訊社記者替日本辯護得有條有理。同一天，史汀生却在那一邊打第二次橫渡大西洋的長途電話，接通西門的私人餐室，西門靄然微笑。他是個眼光射到兩面的人物，他有他的道理：『爲什麼別人，尤其是英國，要和日本鬧撇扭呢？日本幹的這一套不就是從前英國幹的那一套嗎？所不同的，日本到今天才幹，英國却早已洗手不幹了。』他對日本需要向亞洲大陸發展的問題，做了個強有力的附和者。

這是在日內瓦的外交大員從來未有過的輕率的談吐，曾經轟動一時，雖沒有事實證明，但那時每一個新聞記者都認定，西門在位一日，英國即一日不會伸出一個指頭來制止日本的侵略政策。

西門另一拒絕史汀生建議的理由是他不信美國國務卿能够代表全美公意，全美公意對加強

洛克非戰公約及九國公約未必感覺興趣，這是西門的一種錯覺，有下列事實可以證明：

大家還記得，那年全美海軍在太平洋舉行大會操之後，都集中於檀香山，那次大會操固與遠東問題無關，因為是一年前決定的事，但會操後仍然集中待命，正是準備應付任何意外事件的一個步驟。說得明白點，係英美海軍聯合示威的初步準備。如果日本對英美聯合擁護九國公約宣言揚揚不睬，那麼誰敢武斷美國公意會反對海軍聯合示威之舉？縱然退一萬步說，西門的見解是對的。但是這是一件應該讓英國全體內閣先調查後決定的問題，不是由外相一人可以隨便打消的問題。

西門怎樣把史汀生建議報告內閣和首相的呢？他只向極少數的同事報告了整個事實，而全體閣員們所聽取的僅為事實之一部；他僅僅報告美國想要擁護九國公約的話，他說英國正想這樣做，却不曾提到英美兩國聯合行動的建議，及建議中所包含的內容。

當英國舉行閣議之後，美國駐倫敦專員亞塞吞向史汀生報告，英政府將不採取他的引用九國公約的建議，『敵國僅能在國聯下有所動作，並且只能認為國聯本身的動作。』

自史汀生一書問世以後，從前英國財相現在做首相的張伯倫答覆一個工黨議員有關這件事的質問說，『我沒有看過這本書，不能答覆貴議員問他所引證的過程是否正確無誤，但我不妨說一點這

件事的過程，英政府所知道的與外傳頗有出入。……一九三二年二月史汀生有一建議，這建議並非要求一致對付日本，僅係重申九國公約而已。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五日他寫給洛西安勛爵一封信，於敘述聯合示威及最後磋商種種經過之後，他說他得到亞塞吞的報告，英政府不能採納他重申九國公約的建議，從這裏可以看得出這件事的出入之點。……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六日我們和亞塞吞見面，請他轉達我們給史汀生的書面答覆，說明英政府渴望與美國合作，並且希望在國聯內的九國公約簽字國，都能加入美國行動。……後來史汀生自己放棄了他的建議。所以我認為從我現在所敘述的真相看起來，也許貴議員會覺得那部書的內容未必與事實相符。』

從這兩種矛盾的報告細細加以揣摩，史汀生與西門當日談話的內容已不難完全明白。事情是這樣，美國提議英美聯合起來領導『重申九國公約』的行動，而英國則主張由美國單獨領導，其它簽字國加入與否，均所不計。西門知道法國不會加入，這一點史汀生也知道。西門也許向英政府說，美國提議並沒遇到阻力，因為英政府絕對願意美國單獨發動。但是，『單絲不成線，獨木不成林，』史汀生自然不敢以一身而負天下之重了。

還有一點，西門堅持任何舉動應視為國聯行動之一部，這是他反對美國建議的第二種『手法』。

那個建議無疑地爲國聯以外的行動，國聯對滿洲問題及上海事變早已束手無策，這不明明是一種向美國『擋駕』的動作嗎？嚴格說起來，本問題癥結所在是英美合作成功則英美之威信日增，而國聯之地位日弱，史汀生早已顧慮到，但是這個困難並非無法挽救的，西門抓住這一點，作爲向美國擋駕的根據。

這些都是法理上『無謂之爭』根本上，西門在國聯所做的事儼然日本出庭辯護的一位律師，在緊急關頭盡其力所能及來拖延國聯的行動：一九三二年二月十日，中國首席代表顏惠慶博士要求行政院有所舉動，他說區區一紙備忘錄不能停止雙方衝突事件。

以下的情形，紐約泰晤士報有一段紀載云：『那時西門用和藹而客氣的詞句作答。他說各國正在斡旋這件事，不致一無結果。上海進行一種談判，就是建立中立地帶。他還鄭重地說，參加這個會議的，包括非國聯會員國的美國代表在內。他要求行政院暫緩有所舉動，等到談判有結果再說。那時國聯行政院負責人 Joseph Paul-Boncour 接受西門的請求，反勸中國代表忍耐點等候着。』

三天以後，西門又在發言了，那時他已經接過史汀生頭兩次的電話，他意識到英美聯合行動的趨勢，他一定也計算到用『一切問題應由國聯去做』兩句話來打消史汀生的建議。紐約泰晤士報續載

云：『昨天西門要求國聯行政院十二人祕密會延期開會，今天透出消息，該會開會前一瞬，美國駐瑞士公使威爾孫曾正式通告國聯祕書長德魯蒙，英美與日本在上海的談判業已完全破裂。……談判既經破裂，即到了不能不採取一種行動的時期了，所以昨日的會議想立刻知道西門對以後如何行動的意見。西門也承認上海談判破裂，他仍然要求延期，他說英國準備與日本繼續談判。……西門今天回到倫敦去，參加討論遠東問題的閣議。……日內瓦對倫敦閣議比上海的英日談判看得更為重要。』

可是日內瓦的希望終成泡影，西門的『延宕政策』葬送了國聯，那麼倫敦的閣議怎能挽救這個趨勢呢？同樣西門的主見也是葬送了國聯，因為國際條約破產即是國聯的破產，西門口稱擁護國聯，而不肯擁護國際條約。

這件事的後半部是說史汀生建議的真相，自有水落石出之一日。史汀生自己雖沒有說什麼，但有明瞭真相及認為這件事在歷史上具有重要性的人們漸漸有報告送到倫敦。西門一派立刻加以反駁說：『美國所謂史汀生願與英國合作而英國不願的話是一派胡言。史汀生是什麼？他僅僅是個人，不能代表國家，美國輿論絕對不會支持他的政策。』這班人假口於美國內政來替他們的外相飾非文過，真是不值一笑。

這消息傳到英國幾位閣員的耳內，他們的意見是，史汀生的建議是史汀生自己取消了的，英國並未反對過。最後有一位英國要人發覺這件事的內幕：英內閣當日並未明瞭全部事實，所以不能『統盤籌算』去討論美國的建議。總之，西門是否做錯了事，是否口是心非係另一問題，而一件劃時代的大事讓不明情況的一羣人胡亂決定却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不久，西門調任內相。由於一念之差，弄得滿盤俱錯，全世界冤枉死了多少人，而西門好官自爲如故。現在又唱着英美合作的論調了，不知西門有無長進，還是七年前的老西門否？

一九三九，一，九。